

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
上



〔清〕龔自珍 著
劉逸生 周錫韓 校注

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 / (清)龔自珍著;劉逸生,周錫
韞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073-7

I. ①龔… II. ①龔… ②劉… ③周… III. ①古典詩
歌—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4380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

(全二冊)

[清]龔自珍 著

劉逸生 周錫韞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31.375 插頁 12 字數 668,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700

ISBN 978-7-5325-7073-7

I · 2764 平裝定價: 98.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言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一名鞏祚，曾改名易簡，字璣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市）。我國近代史揭幕之前傑出的啓蒙思想家、文學家。其詩沉鬱瑰麗，對近世詩壇有深巨的影響。

一

本書包括兩部分：一是龔自珍的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二是《己亥雜詩》之外的全部現存詩作，《己亥雜詩注》已單行，現收爲後編；前編之編年詩共二百九十四首。（《題紅禪室詩尾》三首我們斷爲僞作，故不算在內。但仍附於此，以供考索。）這些作品不是龔氏自己編定的。早在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二歲的時候，他曾編過自己的詩集。時有詩三卷，附少作詩一卷，共四卷，但編而未刻（見道光三年自刻本《定庵初集·總目》），詩的細目及篇數均不得而詳。道光七年，又編錄道光元年以來詩作成《破戒草》和《破戒草之餘》兩集，共收詩一百八十五首。四十七歲（道光十八年，一八三三）的時候，他把十五歲（一八〇六）到四十七歲的詩合編爲二十七卷（篇數不詳）。次年，刊刻《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這就是作者生前自編詩集的情況。可惜在他去世之後，這些集子多已散失，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餘》和《己亥雜詩》三種完整流傳下來，共有詩五百首。後來，經過好些人

搜輯整理，陸續補充了一些。到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刊出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本（其中收詩六百零八首），才算讓我們看到比較完備的龔詩集。本書就是在前人辛勤勞動的基礎上進一步編訂成的，主要依據王校本，亦參考其他諸本。我們和王校本的不同點，一是改正了五首詩的編年；一是把《題紅禪室詩尾》三首斷爲僞作；一是補回漏收的《庚辰春日重過門樓胡同故宅》一首。另外就是在文字上依善本詳加覈校，酌予改定或勘正，以及標點稍有不同。

不過，所謂「完備」，也只是相對而言，以龔氏的大才，他的全部詩作當然遠遠超出此數。由於各種原因，散佚甚多，以致有的年份全然空白。所以，和《己亥雜詩》相較，我們只能遺憾地說：這是龔自珍殘缺不全的編年詩本，並不能代表龔詩創作的全貌。幸好，這裏面保存了許多無論就思想或藝術而言都是上乘的作品。打個不盡恰當的比方：正如《春秋》儘管被認爲「斷爛朝報」，却仍然反映了東周二百四十二年的主要歷史一樣，這個集子雖則殘缺，但只要與《文集》和《己亥雜詩》相比勘，仍可以讓我們考見龔氏思想、藝術的發展綫索。所以，這批作品不但是我國珍貴文學遺產的一部分，而且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材料。

二

下面，我們就把龔氏現存的編年詩內容摘要向讀者介紹一下：

現存龔氏編年詩最早者繫於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共二十四首。是年龔氏二十八歲。據

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春，應恩科試，不售，留京師，始從武進劉申受禮部（逢祿）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這一年龔氏第一次應禮部試，是在上年浙江鄉試中式第四名舉人之後，所以豪情勃發，意興甚高。這種情緒在本年詩中也有所反映。如《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十二：

荷葉黏天玉螭橋，萬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玉螭橋馬上戲占》）

便透露出作者此時頗有「取功名如拾草芥」的豪氣。及至會試後落第，他也並未泄氣。同組詩第十三首還頗為大方地說：

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

認為「一擊不中」，事出偶然，不足介意。很可看出龔氏「自負不淺」的狂態。

同組詩中還有一首也值得注意：

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就劉申受問公羊家言》）

作者從古文經學轉向今文經學，這是決定性的一年。研究龔氏思想歷程的人，自不能忽略此詩。

此外還有《題吳南鄉東方三大圖》也值得注意。在此詩中，龔氏高度贊揚了「其文富滄海，其旨高蒼穹」的孔子，而且對嘉慶帝也充滿了幻想。詩中請求皇帝首謁孔林，次封泰山，次射滄海，三事立碑三通，以建不世之業。可見這一時期龔氏對清王朝統治者還是頗存不切實際的幻想的。

次年（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龔氏第二次參加北京的禮部試，但仍然下第。本年共存詩四十五首，內容頗為龐雜，有寄內之作，也有游覽山水、懷念友朋之作，但已看不到去年那種滿不在乎的狂態。其中《琴歌》詩說：

美人沈沈，山川滿心。吁嗟幽離，無人可思。

言下充滿了夢幻破滅之感，反映他此時的心情。下面這首詩更可以看出他下第以後的落寞情懷：

種花都是種愁根，沒個花枝又斷魂。新學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昨夜》二首之二）

這年最重要的作品是《鳴鳴磴磴》。作者針對宋元以來的理學家拚命提倡「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的反動倫理道德進行強烈的攻擊，指出它不合理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孝子忠臣一傳成，千秋君父名先裂！

還叫大家不要上當：

寄言後世艱難子，白日青天奮臂行。

此詩寫得尖銳潑辣，很可以看出龔氏對理學家的批判態度。

本年還寫了《讀公孫弘傳》和《馬》，前者是諷刺庸沓無能的當政者，後一首便直是《明良論三》的縮寫：「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憊，因退憊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儼然終日，不肯自請去。」針對的仍然是尸位素餐的王公大臣。

正是他這種毫無顧忌的放言高論，使他又一次受到外來的政治壓力。雖然具體情況因文獻無

徵，未能具指，僅從作者本年詩中隱約的透露，仍可看出片鱗隻爪：

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又懺心一首》）

才盡不吟詩，非關象喙危。（《才盡》）

他要燒掉自己的「寓言」和自稱「才盡」了。還有下面這一首：

我昨青鸞背上行，美人規勸聽分明。不須文字傳言語，玉想瓊思過一生。（《鐵君惠書有玉想瓊思之語衍成一詩答之》）

可見當時不但政治上的敵人對他施加壓力，連朋友也勸他韜晦，免得在文字語言上惹禍。本年的《戒詩五章》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百臟發酸淚，夜涌如原泉。此淚何所從？萬一詩崇焉。今誓空爾心，心滅淚亦滅。有未滅者存，何用更留迹？（《戒詩五章》之二）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龔氏出任國史館校對官，旋應考軍機章京，因受權貴的排斥，未被錄取，又破戒作詩。著名的《小游仙詞十五首》即作於本年。前人或以爲《小游仙詞》寫的是艷情，純屬誤會。作者不過借「游仙」作幌子，寫的則是軍機處內部情況以及龔氏本人應考被擯的內幕。軍機處屬於機密之地，內情不便公開，亦不便實指，所以作者運用廋詞隱語，借仙家之事，隱約曲折，加以表達。其中既有內幕的揭露，亦有尖刻的諷刺。表面一看，盡是神仙靈怪，明眼人却能窺出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可說是藝術手法非常超卓的一組隱喻詩。

這一年又有《夜讀番禺集書其尾》二首及《又書一首》，是龔氏在清王朝文字獄的高壓下敢於私藏禁書和偷讀禁書的唯一資料，不但反映作者蔑視朝廷禁令的膽略，也可以看出他對反清義士的同情。

同年還有七言古體《能令公少年行》，則是藝術手法很高的又一作品。此詩雖不過是嚮往山林隱逸的內容，而文字奇瑰，想像豐富，聲情道上，是龔氏極用力的高作，難怪龔氏編《破戒草》時，即以此篇冠首。

道光二年是龔氏第三次會試失敗的一年。這一年中，他不僅受到落第的打擊，還遭受朝中某權貴的飛語陷害，處境極為險惡。作品中的《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一首，即反映此事。詩中有這些話：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瞋。

正是由於龔氏敢於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觸痛了那些王公大臣，他們便不惜使用卑鄙的造謠污蔑的手段，進行陷害。在研究當時變革和反變革的鬥爭中，這又是龔氏給我們保存下來的一則很好的資料。

還有兩首詩也很值得注意。一是《漢朝儒生行》。這首洋洋千餘言的長篇巨製，寫一個朝廷中的漢族將軍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滿族統治者歧視漢族官員的事實。詩中指出「南軍北軍頗有私，北

軍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窺」，大膽揭發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實行種族歧視政策，使一位盡忠爲國的漢族將軍不安於位，而滿族將軍則又肆意對少數民族劫殺搶掠，引致邊疆更嚴重的動亂。他大聲疾呼「況乃一家中國猶弟兄」，希望統治者泯除種族偏見，合力抵禦外敵。確是一篇洋溢愛國熱情的力作。

另一篇是《餽餼謠》，作者借「父老一青錢，餽餼如月圓；兒童兩青錢，餽餼大如錢」起興，指出前後不過數十年間，物價已飛漲數倍，人民生活日趨困苦，而寄望於「後五百歲，俾飽而玄孫」。

道光三年存詩二十一首。本年作者仍任內閣中書，位卑言微，第四次會試又失敗，心情鬱鬱，在《夜坐》二首中有很好的反映。「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概括很廣，所指非一人一事；「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正是眼前中國的現實，作者痛感當時「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的可悲現實；然而作者仍寄望於「萬一禪關若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則又對清王朝寄予萬一的期待。

《人草薹》也寫於本年，詩中對於只會大擺架子、實則既無實學也無心肝的封建官僚極盡譏諷之能事，也是頗爲成功之作。

是年七月，龔氏因母親段馴逝世，居憂無詩，直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臘月才恢復寫詩。道光五年寫的《咏史》，針對東南各省所謂「名流」的精神面目，加以冷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這是一種人物；「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這是又一種人物。這些人或以不學無

術而竊據高位，或雖有學問而與國計民生無關；他們充斥於朝野上下，掀起了種種毫無實際意義的恩恩怨怨，作者對此是極感不滿的。

道光六年，龔氏又應了一次禮部試，仍然落第，這是第五次失敗了。同時落第的還有著名的思想家魏源。這一年龔氏三十五歲，在社會上已有相當高的名氣，但在科場上則是個屢次鍛羽者，這對龔氏的打擊是相當嚴重的。在編年詩中最著盛譽的《秋心》三首即寫於本年。在詩中，作者對於「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的不合理現象，感到無限痛心，並發出「天間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莫虛陳」的憤慨。龔氏精熟西北地理形勢，早已指出帝俄侵我邊疆的可慮，因而有「氣寒西北何人劍」的自況；龔氏早年詩詞譽滿東南，所以又有「聲滿東南幾處簫」的自負。作者痛惜老一輩人物的沉淪，又有「老輩填胸夜雨淪」的感嘆；但如今既是「槎通碧漢無多路」，他所想到的歸結，便只有「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了。這三首詩寫得鬱伊愴怳，曲折深微，百餘年來，萬口傳誦。

龔氏與繼配夫人何吉雲患難與共，感情甚篤。本年寫的《寒月吟》五首，也生動地反映了「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相喻以所懷，相助以所尚」的真摯感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釋言四首之一》。龔氏十年間不斷提出變法革新的主張，震動了朝野，既獲得許多同情和支持，也招來許多敵對者，其中也有權貴大臣以「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為理由，勸作者少發表些議論。本詩便是針對某大學士而發。最後兩句「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表現了龔氏蔑視這些大人物的傲岸的氣概。可惜四首僅存其一，其餘三首，也許語氣更

爲激烈，已被刪削了。

本年還有一首題爲《同年生胡戶部培輩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同人爲歌詩龔自珍作祀議一篇質戶部戶部屬櫟枯其指爲韻語以諧之》，本是一篇對漢代鄭玄的經學發表議論的著作，龔氏把它改爲韻語，對鄭氏兼治十三經的成績，評價頗爲中肯，詩中不滿鄭氏解釋《周禮》中的封建，貶《周禮》而信《孟子》，可以看出龔氏在經學中的見識，是後人研究龔氏經學思想的一篇重要作品。

次年，龔氏仍在京師內閣中書任上，本年存詩較多，共四十一首。其中《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是龔氏政治學術思想的集中反映。龔氏一開頭就說明，自己的社會變革思想是非常堅定的：「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大有「矢死靡他」的氣概。《僞鼎行》也是寫於本年。龔氏借用一件假古董被打破露出原形的故事，發揮一番議論，其意却在揭露朝廷中華冠簪纓之士的詐僞面目。

本年還有《西郊落花歌》，以豐富的藝術想像和比喻，歌頌了不幸沉淪下僚的才智之士。還有《常州高材篇》，列舉了乾、嘉兩朝常州籍的文化學術界高材異能之士，以簡括中肯的文字一一加以介紹，常州兩朝人才之盛，藉此可以概見。這種手法，雖是脫胎於老杜的《飲中八仙歌》，却更爲雄肆，也更有文獻價值。無怪李慈銘以《能令公少年行》、《漢朝儒生行》及本篇稱爲「一時之奇作」。

龔氏於道光七年十月後又戒詩，何年又破戒，今無可考。道光八年、九年，無詩留存。道光十年

（一八三〇）以後的詩，除《己亥雜詩》外，均爲後人輯集，而編年亦多可疑。王佩誥校輯本《龔自珍全集》第九輯，道光十年存詩十四首，其中三首誤入，實爲十一首。十一年存詩四首，其中三首誤入，實得一首。十四年存詩三首。十六年存詩一首。十七年存詩一首。十八年存詩九首。二十一年存詩一首。另有編年未詳一首。十二年間所存僅此，則知龔詩大量散佚，至今已無可跡迹了。

上面我們只是略舉了龔氏編年詩中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不是說龔詩的精華即盡於此。龔氏才大學博，其詩更是幽微曲折，不易窺測。如何探尋龔詩中的精蘊，還須後人繼續努力。

本注於一九八一年完成初稿，嗣以尚嫌簡略，因委周錫韞先生補其未備，重行抄正，其有疑義，商酌改定，成爲今稿。限於能力和水平，缺點、錯誤知所難免，懇切地期待讀者批評指正。

劉逸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於廣州

新版前言

一

龔自珍生前曾分別自刻過一本文集《定盦初集》，含詞選）和兩本詩集《古今體詩》《破戒草》一卷、《破戒草之餘》一卷與《己亥雜詩》，均在道光年間。《破戒草》、《破戒草之餘》收入由辛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至丁亥（道光七年，一八二七）之間的詩作共一百八十五首（另刪除一百零五首，可見汰取甚嚴），於道光七年十月編成抄竣，約於其後付梓（見卷後龔氏「自識」及鄭振鐸《西諦書目》）。《己亥雜詩》則收錄作者己亥（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辭官之年南北往返所作的三百一十五首七絕這一大型組詩，於次年庚子（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夏付刊。另外，作者還有一些手迹留傳（可惜不多）。以詩來說，最珍貴的，當數自寫《己亥雜詩》中「寤詞」等三十三首之長卷（書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即《己亥雜詩》刊成後），一九三一年中華書局影印《龔定盦詩文真迹三種》列入此卷，二〇〇八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雪松編《龔定盦自寫詩卷》，將其單獨刊行。另還有「龔自珍行書七言絕句」（「寤詞」二首）詩軸，載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一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圖版三三頁。以及龔自珍「與徐廉峰書」附詩四首，載《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宣統三年

「二九一一」印本），卷九。

而總括作者詩、文、詞之「全集」本，則要到龔氏歿後之同治年間才面世。最早刊本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定盦文集》（包括《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續集》四卷及《定盦文集補》九卷，共十六卷），由曹鑑校訂，吳煦付刊，通稱「吳本」。其《文集補》九卷內，即含有《古今體詩上卷（破戒草）、下卷（破戒草之餘）》，《雜詩（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另還有《詞選》與《詞錄》等）。吳本之「文章」部分乃取自龔氏「手寫定本」傳抄本（見吳煦《刻〈定盦文集〉緣起》，載《定盦文集》卷首）；而「詩草」部分則以詩人兩本自刻詩集為據（見吳煦《定盦文集補·後記》，載《定盦文集補》卷終）。又魏季子《羽琇山民逸事》：「頃吳氏所刻者，《詩錄》山民自訂。『神州國光社編印』山民，即龔自珍，共收詩五百首，其《古今體詩》卷尾有道光七年丁亥十月龔氏編成此集付小胥抄竣後的題識，而《己亥雜詩》卷尾則有道光二十年庚子穀雨日（三月十九）程金鳳女士抄畢全詩付刻前的題跋。可見「吳本」已涵括了詩人生前刊行的全部詩作，保存了原刻本作品之基本面貌，甚可信據。正由於此，所以直至清代末年，各地出版的一些『定盦全集』都以它為祖本，只是文集部分續有增添（最大宗為光緒年間朱之榛編刊的《定盦文集補編》四卷，補入遺文六十六篇）；至於詩集部分，則數量全無增加，連編排都幾乎完全一致（只是偶見有個別異文）。那可以稱之為「吳本系列」時期。此時期的代表性版本除吳（朱）本外，尚有刊印較佳的粵東萬本書堂精校本《龔定盦全集》二十卷（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刊；現《續修四庫全書》本即據之複製）、上海時中書局出版遂漢齋校訂本《定盦全集》（宣統元年「一

九〇九」初版)、上海國學扶輪社出版皞子編訂《龔定盒全集》(宣統元年),而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之《定盒文集》、《定盒文集補編》(前者據吳煦原刊本影印,後者僅爲文集,無詩,據朱氏校刻本影印,一九一九年初版,其後有縮印本),以及《萬有文庫》之《定盒文集》(詩集所收與《四部叢刊初編》本同,文集部分則略有不同,而全書皆有斷句;一九三五年初版,一九三九年有簡編本),編印亦精審。近年出版的則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之《龔定盒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據萬本書堂校刊本影印)。以上皆屬「吳本」一系。除此之外,坊間尚有其他翻槧本,類皆陳陳相因,有的則校訂欠精,大都無甚參照價值。

由吳(朱)本「一統天下」的局面,直到龔橙編錄、鄧實校刊的「風雨樓」本《龔定盒別集》、《定盒詩詞集定本》、《定盒集外未刻詩詞》(問世(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才被打破。龔橙(一八一七—一八七八),字孝拱,是定盒長子,得乃父遺傳,能「以文學世其家」(魏源《定盒文錄敘》),保管着定盒的遺著,故其所錄可信性高。以詩篇部分而言,增加了一百零五首主要是道光元年辛巳(作者三十歲)以前、七年丁亥(作者三十六歲)以後的作品,令龔自珍詩集的內容更豐富、充實,展現相對較爲完整、可觀之面貌。其後,並促成了結合吳、鄧諸本內容並再加補苴完善的新一系版本——「綜合本」的產生。如王文濡編校並彙錄多家評注之《龔定盒全集》(上海國學整理社,一九三五年,後有臺灣重印本。按,此即國學扶輪社所出皞子本的「加料」重編版)、夏田藍分類編纂之《龔定盒全集類編》(上海世界書局,一九三七年,後有臺北世界書局一九六〇年版)等,皆各具特色。其中致力甚

勤、成果亦豐的王佩詒校本《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另有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一版等）後來居上，最富代表性，共收詩六百零八首（剔除偽作不算），但仍有疏漏，如漏收《庚辰春日重過門樓胡同故宅》一首，而誤錄人偽作《題紅禪室詩尾》三首；又將《紀夢七首》起至《秋夜聽俞秋圃彈琵琶》一首止共十四首編為庚寅（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作，另又淆亂龔氏《破戒草》原來編序，把《黃犢謠》一首從《送劉三》詩後移置原屬《破戒草》之餘的《薦主周編修……》詩後；以及某些引文有錯訛、脫漏等等。近年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年，以下簡稱《譜》）也對龔氏作品進行了認真的探究，輯入多篇（段）佚文，一首佚詩，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資料。（當然亦有若干可商之處，詳見後。）

本書在前人努力成果的基礎上，依據下列四類主要版本進行校訂：

一、「吳系」（以詩集論，相當於作者自刻本系）的吳煦刊本（簡稱「吳本」）、萬本書堂精校本（簡稱「堂本」）、遼漢齋校訂本（簡稱「遼本」）、《四部叢刊初編》本（簡稱「四部」本），按實際言，與「吳本」實同為一本）、《萬有文庫》本（簡稱「『文庫』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簡稱「『續四庫』本」，按實際言，與「堂本」實同為一本）；

二、鄧實、龔橙的「風雨樓」校刊本（簡稱「鄧本」）；

三、「綜合本」系的王文濡編校本（簡稱「王本」）、夏田藍《龔定盒全集類編》本（簡稱「類編本」）、王佩詒校本（簡稱「王校本」）；